

何满子著

鸠栖集

思无邪 一语

出于《诗·鲁颂·

驹》。朱子注释

思无邪 之义

说“盖诗之言美

恶不同，其劝或

惩，皆有以使人

得其性情之正。

思无邪 文丛



Jing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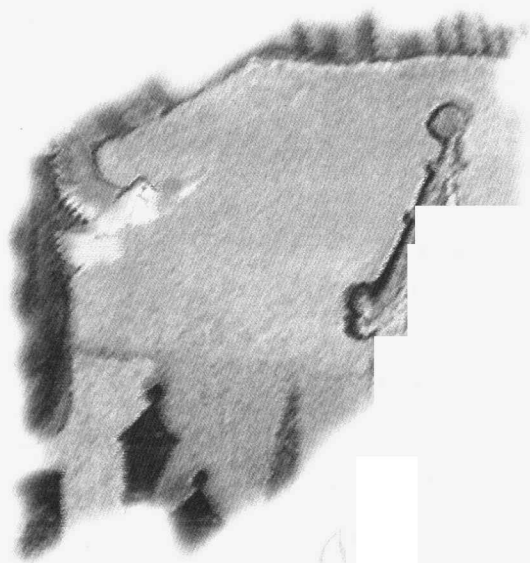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无邪

何满子著

文丛

鸠栖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无邪文丛

鹄 蜃 集

著 者/何满子

策划组稿/朱杰人

责任编辑/阮光页

责任校对/郭绍玲

封面设计/陆震伟

版式设计/蒋 克

出版发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电话 62571961 传真 62860410

印 刷/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850×1168 32 开

12 印张 4 插页 22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5000 册

ISBN 7—5617—1939—6/I·192

定 价/20.00 元

本书正版均贴有防伪标志

《思无邪文丛》小引

朱杰人

这套丛书命名为“思无邪”，与孔老夫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意思互有同异。“思无邪”一语，出于《诗·鲁颂·驹》。朱子注释“思无邪”之义，说：“盖《诗》之言美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本人不敏，策划这套丛书，实不敢有“使人得性情之正”的鸿图大略，我相信并敢于代表本文丛的各位作者宣告，作者们也没有去正读者性情的雄心壮志。

但孔子从《诗》三百篇中拈出一个“思”字颇有意思。作家必须是或应该是思想家，正如诗要让人能兴观群怨必须有动人的思想内涵不可。至于“思”的深广如何，穿透力和

感染力如何,那当然要看创造主体的功力,也要看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刻板的拘谨者就不苟言笑,游戏人生者就嬉皮笑脸,如此等等。作为丛书的策划人,在此敢于向读者约言:邀来参加本文丛撰述的作者的创作态度都是真诚的,他们的言谈决不阿附时好而作违心之论;不赶“新潮”也不“迷恋骸骨”。这虽未必能保证本本都能颖异出色,但大抵可以相信对读者、对人生诚实不欺。而这,还自然要关联到下面“无邪”一语的解说。

孔子心目中的“无邪”是“循理”,那就要讲究“温柔敦厚”。本文丛邀约的作者大概对这点都不在行,言谈也许不很雅驯。虽然恣肆放纵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要责之以“循礼无邪”却做不到。这里所说的“无邪”的意思是,决不搞当前市场文化在物欲诱惑下的歪门邪道。我行我素则有之,趋风逐浪断断不会。参加本文丛的作者都是对人生怀有庄严感和对事业抱有虔诚感的人,在读者中享有信誉,可以保证在事业之外别无所求。“无邪”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古人又有“《诗》无达诂”之说。用时下非常时髦的理论——“接受美学”来说,这表明古人是允许所谓“受众”——即读者——对《诗》作随心所欲的解读的——当然,这要言之成理,也就是说,要自圆其说。其实,对“思无邪”,自来就说法不一。案:“思无邪”语出《诗·鲁颂·驹》最后一章最后一句,曰:“思无邪,思马斯徂。”此诗共四章,每章均以“思无……”句式收尾。一章曰:“思无疆,思马斯臧”,二

章曰：“思无期，思马斯才”，三章曰：“思无教，思马斯作。”据郑玄和孔颖达说，这是指鲁僖公的思想“无有竟也”。也就是说，思想是没有疆界的，它有着摆脱一切束缚的穿透力。但是，也有的经师说，“思”为语词，无义，这四句话其实是歌颂鲁国的牧马健壮有力，可以在广阔的原野上无拘无束地奔驰翱翔。两种解释，除了对“思”字的理解不同外，其实是大同小异的。于是又有好事之徒援古人引《诗》“断章取义”成例，将二说合而为一，曰：人的思想也当如骏马一样，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奔驰翱翔，无拘无束，无垠无涯。我想，用这样的“经解”来诠释我们这套文丛的创意，不也很有意思吗？

根据以上宗旨，我们祈求广大读者认同本文丛包容各种文体，各种格调，各书不强求一律，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前 记

一上来先得交代一下书名。

严几道先生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这话确是他的经验之谈。要画龙点睛地将一本内容庞杂、难以统属的书定个名尤其困难。杂文集的书名，其极品如鲁迅的《华盖》、《而已》、《三闲》、《二心》之类，几乎可以涵盖作家某个时段的心影，自然可叹为观止；如郭沫若的《橄榄集》，也曾被鲁迅所叹赏；即如去年黄裳定其集名曰《妆台杂记》，说他窘困时期，无书桌可用，倚妆台作文，故用以名集，也颇别致可喜。虽似信手拈来，也能略示写文章时的境遇，是为上乘。通常简便的办法是择取书中一篇的题名以冠全书，然而要统驭全书的意旨也颇难。有些人则撷取古人的隽语作书名，非我辈寻常人所宜僭越。因本书系 1997 年文字的结

集，故袭北京旧时的将“狗尾巴胡同”之改雅称曰“高义伯胡同”，杭州旧有“破锅巷”改雅名曰“仆姑巷”的故技，取其谐音字。1997年常略称97年，故谐音作《鸠栖集》。鸠之为物，据说是自己不会营巢，要占鹊巢而居的霸禽，《诗·召南·鹊巢》就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句，俗谚“鸠占鹊巢”想必本此。但鸠之为物，又是干瘪瘪可怜兮兮的苦鸟，故常称劳瘁而瘦损者为“鸠形鹄面”。我非猛人，显然不会去占别人的巢；“栖”也非“居”，不过择一枝驻足而已。而且这里的文字确很少华彩，干巴巴的，拟之于“鸠形鹄面”，也不算自诬。要之，书名虽有些莫名其妙，说开了只是纪年，是最老实不过的。

往年编文集，每是等机会，慢慢来，这回却格外积极。出版社一约稿，就收集报刊，剪贴起来，想早日交稿，尽快出书。何以故？就为了本书的第一辑文字，在它们见于报刊后，便有不少熟人和陌生人纷纷来信索取复印件，有的读了部分希望统览未见的诸篇；我自己也想这些文字能尽快地呈献给更多的读者，视之为良心义务，祈读者垂察。

除了第一辑所指目标集中外，其他各辑文字，依题意多有可入此辑也可入彼辑的交叉性质，只是大致的区划，写作时间也前后错杂。其中三辑有小引，另两辑无。这是循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和无话则不说之道，不去强求一律。

1998年2月编讫记

鸠 栖 集

《思无邪文丛》小引

朱杰人

前 记

1

回答挑战辑

这一辑

3

诬告与道德堤防的溃决

11

万俟卨与犹太

17

公开信史话

20

读朱珩青写路翎所感

23

关键是道德责任

27

建议写一部告密史

29

仿膳学——一信三吃

33

开脱犹太和“天平”问题	36
文人节操滑落始于文学界	39
古笑话与今事例	42
“饱学之士”与脸皮厚薄	45
用真话说谎	53
“贰臣”琐谈	56
文格与人格	60
遁出与遁入	69
学者的“伪装必须剥去”	73
回到起点?	87
附 聂绀弩收回了的意见(节录)	93

艺文侧议辑

今年重读鲁迅所感	101
重读胡风《林语堂论》	104
从《马桥词典》之争谈创新与模仿	110
读陈四益随笔	117
从编辑到批评家	121
朱珩青的两本书	124
读《警察也是人》	127
泛说明清闲情小品	130
《人间风习碎片》题记	134

《西行漫忆》小引	137
趣味和乱弹琴	141
市场和文场的挟外人以自重	144
“我的朋友胡适之”……	147
文学市场	151
两重代沟	157
“笑贫不笑娼”的舆论氛围	161
“炒作”史观	164
笔名古今谈	167
重写现代文学史尚非其时说	172
于无文处做文章	178
图说中国酒文化	181
京剧的舞台程式排斥现代情节	185
我的乐缘与抗战同始终	192
苏州园林随喜	196

世象咏叹辑

神话咏叹	213
上帝服输	217
从骨刺谈到中西某种文化的同异	219
平凡很不平凡	222
学者说服准学者	226

小节与大节	230
輿情	236
跑龙套	239
从九寨沟风景劣化说起	242
兵败上海——上海兵败？	245
金牛故事	248
关于“堂会”的沉渣泛起	251
“大脸”考不尽	254
嘴上文章：空对空	257
骗子后面有傻子	260
杂谈宠物	263
棋牌之乐	267
棋牌之缘	270

村老委谈辑

这一辑	275
新春祝愿	277
想起了《假如我是真的》	279
“有偿新闻”之类以外	281
二十年的进步	283
抢镜头……	285
从陪审员被判入狱谈起	287

香港回归与香港文化	289
禁吻与土政策	291
陈希同案的三点感想	293
谁向谁道歉	295
警惕“乡愿”	297
谈健忘	300
反“克服羞怯”	303
新闻眼——新闻打假	305
热点和起哄	307
“下文”缺乏“上文”也缺乏	309
我给老友献计	311
根除阿谀之词	314
“卖野人头”	316
索赔人民币一元	319

无花蔷薇辑

这一辑	323
拟《无花的蔷薇》	324
童言无忌	364

回 答 挑 战 辑

这一辑

人到了八十岁，早已告别了血气方刚的年龄段，本该是与物无竞心平气和了，可是这组文字却火气甚大，甚至忿戾。其实也正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平心而论，虽然被株连于建国以后第一次文学大冤狱，经历了吃官司，放逐播迁，服苦役；因挂入贱民籍而家人子女遭殃、亲友受累，还忍看朋辈凋丧；更甚的是二十多年本来可做点事的大好光阴也被没收。凡此种种，身历时固然是够人受的，但事过境迁，往昔的情绪确已淡褪，无怨无艾，只当是做了一场噩梦。对此事的恩怨也无意重提，提起来觉得恶心。

只在 1995 年那起荒唐事件的三十周年，我才写一篇题为《按语的按语》的短文，是针对聂绀弩所说的“总督”的。成稿后也并不想发表，直到 1988 年一位编刊物的熟人索

稿,手头没有货可供应,才被拿去刊出(以后收入《画虎十年》一书中)。当时暗暗决定,就此事作题目的文章只写这一篇,下不为例。

对此案的出生起过助产婆作用的舒芜,我根本不认识。前面我说提起那件事来要犯恶心,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出色表演,所以也从不提及此人。80年代初,一次由聂绀弩挑起,我被迫就其在这段公案中的作用和聂绀弩作过一场争辩。绀弩下世,罗孚在主持《聂绀弩诗全编》时,听了周颖大姐的话,同我有过联系。书出版后送了我一册,我发现附录中载有绀弩致舒芜的几封信,其中有些根本是和诗无关,纯然是议及1955年那段公案的;而且正是与绀弩和我争辩的几个问题有关。那些高见绀弩自觉理不直而不再坚持己见了。信中且又涉及对他的挚友胡风不公允的评价,倘绀弩自己编集,是决不肯让这些一时冲动、考虑未周的信被别人利用而收入的。我为对故人负责,义不容辞地写了《聂绀弩收回了的意见》一文(收在《虫草文辑》中),为故人的日月之蚀作一解释。我认为,他如固执这种分明有悖公理的近乎诡辩的意见,而不省悟纠正,是有损于他的形象的。写此文无非是回答利用这些信的人的挑战。

这回这一辑所收的文字也是被迫回答挑战。我以为这一挑战不仅是向曾是受害者的我们,也是向道德、向历史挑战。

1997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舒芜发表了《〈回归“五